

和自行车的缘分

工作之余,我总是爱回忆。有时候想得神,生怕别人打乱。

今天我突然想到了自行车的事,掐指一算,从我拥有第一辆自行车开始,总共换了21辆。1949年解放以后,我15岁,就迷恋上自行车了。有时候厚着脸皮管我父亲的朋友们借。记得有一次出了个大笑话,我借了一辆28型大破车,在沈阳皇寺大街就骑开了。结果前面有个摆地摊的卖的是盘子和碗,全是瓷器。我当时的车技并不高明,跑直线可以,拐弯就很难,车子一下奔地摊冲去,我心想:坏了,坏了。结果真坏了。车子从瓷器摊穿过,当时车也倒了,我也摔下来了。那个小老板抓住我不依不饶,非叫我包赔损失。天哪,我兜里分文皆无,拿什么包赔,所以好话说了两大车,大叔长大叔短,鼻涕眼泪流了满脸。小老板还是不依不饶。幸好,皇寺大街有家常家药铺,老板是我父亲的朋友,见状赶紧过来解围。赔了人家多少钱我不记得了,总算给我解围了。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自行车。

一年多之后,我考上了中学。离家比较远,许多同学都有自行车了。我就求家里给我买辆自行车,好话说了千千万,总算感动了我的父母。终于在一个星期天,他们把我领到车市花370万元(折合现在37块钱)买了一辆旧日本三井牌自行车。此车大概经了六七手了,锈迹斑斑。别看模样不怎么好,骑起来却很轻快。这就是我拥有的第一辆自行车。它陪伴我有一年多。



名人博客

新浪网博客频道

北京燕山出版社友情推荐

本书是从各行各业名人的网络日记中精选的性情文字,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人生中诸多现实而永恒的话题。脱下明星的包装,走出名人的光环,卸下智者的头衔,也许,只有在日记中,“平凡人”的角色才能得到真实的还原——至少,是相对的真实……

当时沈阳进了一批捷克自行车。一共是两款,28型是平把;26型的是塌把。样式新颖别致,亮圈、亮条,带人眼前一亮。我又开始求我的父母给我换辆车,还是好话说了千千万,结果他们咬定牙关就是不买。最后幸好有个朋友赞助,才买了一辆28型的,当时我再提多高兴了。这是我拥有的第二辆车。

半年之后,我爱上了朋友的26型的塌把车,他也爱

上了我骑的28型车,结果我们俩货换货两头乐。我又骑上了26型自行车,之后我就是跟同学们互换着骑。我骑过英国的飞鹰自行车,德国B6牌自行车,换了一辆又一辆,估计总有六七辆吧。

1955年我到鞍山参加工作,把原来的自行车都卖了。直到1957年,我又买了辆新自行车,当时风光透了。这种车在鞍山百万人口的城市仅有四辆,通身墨绿色,燕翅把,带变速,带电喇叭,有迈路表,有夜光计时表,气管子大小扳子,应有尽有,还有两盏电镀的照明灯。当时我骑上这样一辆自行车,真是飘飘然,连北都找不着了,只要这辆车一停,就引来许多观众,人们抱着羡慕的心情问这问那,可随之而来的,它也是个负担,怕别人摸、怕丢。这住在二楼上,上下都要扛着它,简直成了名副其实的车奴了。不到半年我就腻歪了,用它又换了B6和B7自行车,当时我也不知犯了什么病了,就是爱换车,曾换过永久自行车、凤凰自行车、苏联自行车、波兰自行车以及金龙自行车、金路自行车,加起来21辆。

1983年,文化局分了我一套两居室住宅,生活质量提高了。我先后给儿媳买了凤凰自行车,给女儿买了飞鸽自行车,给儿子也换了一辆好自行车。可是不久,丢车的刮刮起来了,不出几个月,三辆车全丢了,叫人万分地气恼。之后我一狠心改换摩托车了。家里人又买了自行车,什么牌子花多少钱,我都不去关注了。至此,我和自行车的缘分也画上了句号。

单田芳/文 评书表演艺术家

红军病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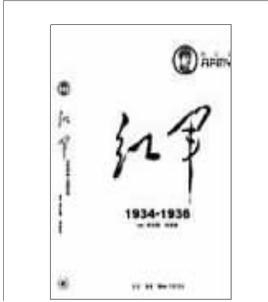
陈伯钧的肠胃不舒服,他在日记里记下了治疗的方法,由于还是长征初期,医药充足,他注射了两针预防疟疾的药,还吃了一盒百合粉和牛乳等。不过到了后来,再犯病的红军战士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

在艰苦的行军、频繁的战事中,红军的伤员不断增加。1934年11月3日,陈伯钧在日记里记下“途中敌机两架大肆骚扰,并掷弹十余枚,我伤四人……这几日因久治不愈,而致命故不下十人”。他还提到“行军卫生太差,沿途粪便狼藉,污秽不堪,对我之健康实有很大妨碍,这确是需要即起纠正的一件大事”。

长征越是行进到后期,红军的药品、医护用品就越匮乏:没有纱布,只好用厚纸代替,裁成窄窄的小条;仅有的绷带剪成大小方块,只够包在伤口处,外面用纸裹好;战士们、护士们腿上裹的绑腿都变成了绷带。

陈伯钧的脚因为过去负过伤,到1934年12月已经不能着地了,两个月的剧烈行军,被医生诊断为骨髓炎,只能坐担架。他在担架队里遇见了袁荣臻,后者因为爬山脚被刺破而感染化脓。

长征途中,红军许多高级军官都有负伤或患病的记录,除了上面的几个名字外,还有罗明、钟赤兵、张云逸、张宗逊、文年生、李寿轩、白志文等,包括长征途中红军总医院院长傅连⑧自己也是经常咯血、胃痛。而毛泽东、王稼祥在长征一开始就是带病出发,周恩来更是差点儿命丧草地。长征快要结束时,邓小平也得了



纪实文学

师永刚 刘琼雄 著

三联书店友情推荐

200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结束70周年。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艰苦行程,到达陕北。而这是缔造共和国的一个重要开始。本书以关注细节、散点式的记录方式为主,涉及了许多以往未曾涉及、关注的内容,诸如红军长征食谱、长征时用过的器物、红军病历、长征中的浪漫主义精神,长征的参加者以及长征中流散各地的红军士兵的命运,等等。

很严重的伤寒。这些人因为患的病比较严重,才得以记载下来。更多的小病小痛以及因战斗负伤的则不计其数。

据在长征期间担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护士的张云回忆:行军当中,医院、卫生所没有敷伤口的软膏,就只好熬开猪油代替;好多伤员的伤口发炎溃烂、化脓生蛆。由于缺医少药,一些伤员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。

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医疗条件简陋,缺乏医术熟练的外科医生和化验仪器、药品,无法

罗小云之争

罗小云还没结婚!直到此时,钟庆东再也顾不上绕弯子了,“那她人在哪里?现在做什么?”“她前年从大专院校毕业后分在邻县,离咱们县城不远嘛,在一家卫生防疫站做打字员。”“那这个暑假呢?他是做什么的?”“他呀,和她在一个县城,在一家企业做质量检测员。这不,和我一样到这儿脱产学习呢,怕是将来没学历干什么都不成。”“他们认识多久了?”钟庆东问。

“两年多吧!两年多。呃。”姜里打了一个囁。

“真怪,”钟庆东问,那更像是发高烧的病人自言自语,“他们怎么会认识?”

“好像是在一个拐弯处骑自行车吧,不小心两人撞在一起了。这样就认识了。”“真是太俗套啦!”钟庆东声音一下子高了起来,“我听过这样的事情太多啦,一定是你这个室人喜欢罗小云故意撞上的!”

“那倒不是,”姜里把鞋脱了,给钟庆东和自己打来热水洗脚,“罗小云以前来这里看过小夏几次,我听她不止一次说过,当初倒是她不小心撞上小夏自行车的,把人家自行车撞坏了,然后去修理。”钟庆东不言语了。他在想,世界真是荒唐和不公平,他暗恋了罗小云三年,到头来毫无结果,而人家一次偶然撞车就会有此艳福,这算什么事儿呀。他真是太憋屈得慌了。

钟庆东接下来还向姜里问了一些别的,现在他脑海里慢慢清楚了,叫小夏的这个男人毫无特别之处,家是县城的,可是出身并不显赫,人也比罗小云小了两岁。

都市小说

于晓威著

收获杂志友情推荐



高中三年,钟庆东一直专心暗恋着同班的美女罗小云。罗小云幸运考取外地一所大专院校,钟庆东高考失败,自此两人断了联系。时光流转,他们再次相遇,半年后,他们结婚了。可是,他们的婚姻似乎验证了一句名言:无论你结婚还是不结婚,你都将为之后悔……

钟庆东把头再一次扭向小夏那空着的床上,这才冷不丁发现那床上的褥单其实很脏,枕头底下还露出一只没有洗过的袜子。既然钟庆东百思不解罗小云怎么会跟他认识,又无法反驳姜里叙说自行车相撞一事定属虚假,那他就只好把这归咎为阴差阳错吧。快到晚间十点的时候,罗小云的男友小夏回来了。这真是一个其貌不扬的男人。钟庆东经姜里介绍和他握手寒暄的工夫,再一次明确地印证了自己的想法,小

夏个子虽高但是举止欠缺阳刚之气,不过就是一个平庸的人罢了。

如果有谁在半年前诋毁钟庆东,说他生活不幸福,钟庆东十有八九会跟对方动拳头的。现在,半年前说他幸福的那个人如果继续说他,钟庆东是会一直袖着手赔上笑脸的。因为他感觉自己真正是幸福了,幸福得连思维都懒得转,手都懒得举。

快熄灯睡觉的时候,钟庆东注意到小夏没有洗脚就上床钻进了被窝。他怎么能没有洗脚就上床睡觉呢?钟庆东想,虽然自己偶尔也会有此不雅之举,但是一个同罗小云处对象的人怎么能这样呢?继而,钟庆东想,按他的观察和印象,罗小云这个人活泼天真,超凡脱俗,有时候看起来很难与常人接触,然而她又确实确实与躺在床上不洗脚的男人在谈恋爱。她怎么会变成了这样?

钟庆东一宿没有合眼。第二天天刚亮,他再三谢绝了姜里的挽留,推说有其他事情,连体育馆没看完的会展也不去了,一个人悄悄坐火车径直奔向罗小云工作的所在地。

见了罗小云,钟庆东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是的,她的模样一点也没变。罗小云问他:“你来干什么呀?”

钟庆东看看办公室里无人,一下子把罗小云揽在怀里,死劲地亲了她一下。罗小云一把推开他,擦了一下嘴角:“你怎么这么不害羞?”

钟庆东像个委屈的孩子,眼眶一下子红了。他说,你现在可以听我说说了。从高中以来,七年以来。七年以来所有的事情。这之后,他们建立了频繁的联系。不到半年,罗小云嫁给了钟庆东。

伟大的母亲

×月×日

艾艾真的长大了,懂事了。我绝对想不到,她是以这样的方式迎接自己的12岁。她是天使,是我活下去的理由。

中午,我买回了蛋糕,原本是想要她找些邻居小孩来家吃蛋糕的,我想象这情景也该像电视里一样,小孩们围成一圈,唱祝你生日快乐,然后艾艾闭上眼默默许愿,然后吹蜡烛……然后我们家也有了笑声,我就很满足了。我的期望不高,我们家艾艾能像正常家庭的孩子一样过过生日,看见她开心地笑上两回,我真的已经心满意足了。

可是艾艾,领上她班里的五六个同学一起来家,她是班上的小干部,这我知道。艾艾说,她有一篇作文,老师表扬了,然后就集体朗诵了这篇作文。题目叫《伟大的母亲》,内容没有什么,无非是母亲怎么样为她做出牺牲,怎么样在她住院的时候熬红了眼睛弯了腰。可是我听出来了,她没有说出来的内容远远多于这些,远远大于这些。她说,从母亲身上,她理解了生命和生命的延续,理解了爱和爱的传递。

艾艾了解家里的一切,当然也知道我在干什么,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。为她她发过脾气摔过药瓶,我也打过她,可现在通通烟消云散了。她是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,她原谅了妈妈。我应该难过还是应该高兴?

下午,我做好饭就出门了,我还得“上班”。可是走到我们厂西门那一片建筑工地,看到秋风落叶荒草萋萋,看到那些新砖旧铁,我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。那种哭,不是难受,不是绝望,而是一种悲凉,一种万劫不复的悲凉。也不光是

悬疑小说

曹征路著

小说选刊友情推荐



下岗女工倪红梅死在了出租房内,死因不明。警察从出租房内找到她的两本笔记本。在她的日记中,她懂事又多病的女儿艾艾,她的朋友阿红、阿月、肥肥,以及追求她的老梁头相继出现。倪红梅到底死于何因?

为自己哭,还有我们的父兄,我们的工厂,还有我们那两千多姐妹。

艾艾,你真是长大了。你能明白妈妈的委屈,比说什么都能管用。我就是现在就死,也没什么放心不下的。真的,该做的努力我都努力去做过,该吃的苦我都去吃过,我问心无愧,我卖过早点,当过保洁,端过盘子做过按摩,我什么都试过,可那点钱换不回你的小命啊。你妈不傻,更不是个懒人,你妈这双手从前也是绢纺厂的技术能手,创造过精纺车

用输液、输血的方法抢救失血过多的危重伤员。于是只好到乡村山间寻找老中医来医院治病救人,这是经常的事。

李耀宇当年曾在巴山腹地王坪的临时红军总医院参加过护士训练班,他在自己撰写的《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》的文章里这样描写过医院里的场景:

当时,一般的疾病主要靠中药治疗。有伤病员腹痛,浑身大汗,呼天抢地地叫唤。老中医让护士赶紧研磨墨汁,又找来一颗步枪子弹,拔去弹头,把弹壳里的火药倒进墨汁,马上给病人灌服。一会儿,闹病的伤员就从竹床上爬起来,抹一把脸上的冷汗,咧嘴一笑,好了,肚子不痛了。

为了解决药品和医疗器械缺乏的困难,红军总医院通过几种渠道开辟来源。一部分依靠白区地下党组织购买,秘密地运进根据地,但由于敌人封锁严密,交通阻塞,数量较少;另一部分药品和器械要依靠红军在战场上的缴获,但数量也是较少;主要的来源是靠总医院医务人员自力更生,试制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。最初,麻药奇缺,给伤员开刀时,几乎没有麻药,只能凭伤员的忍耐来强行实施手术,后来用白酒和漂白粉混合通过蒸馏制成一种麻醉剂,效果较好。

医院不仅缺乏药品和医疗器械,就连一般的卫生用具也没有,没有尿壶,医务人员就用大楠竹筒做成“夜壶”,给伤病员当尿壶。每天早晨护士们把伤病员用过的楠竹筒抱出去倒掉,再冲洗干净。……当时的医护条件很原始,医院里每天都有伤病员死亡,山坡上柏树和枫树下,天天堆起十几座土坟。

间的单产最高纪录。当然今天说这个已经没意思了,就好像白切鸡说自己从前也长着美丽的羽毛。

谈话笔录 4

谈话者:徐娟红;年龄:22岁;×县人;暂住本市×街×号出租屋302室;职业:暗娼。

问:不说话可不行,你是不是想换个地方说?我们没时间等你。你认识她?

答:是。我们都管她叫梅姐姐,她是好人,谁也没想到会这样。怎么说走就走了呢?想不到啊我真的想不到,我好难过好难过。

问:说具体点。

答:她就是此地人,原来是在纺织厂,下岗的,去年夏天来租的屋。

问:你最后见她是什么时候?

答:昨天晚上九点多,我们还在外头聊天。后来我有生意,就走了。后来就不知道了。

问:平常她与谁来往多?都叫什么名字?

答:干这一行的,不问客人名字。她就跟我们接触多一点。

问:她家住哪里?她经常提到谁?

答:她有个女儿,好像身体不好,不然她也不会走这一步。家住哪里不知道。她回去都是半夜了,没生意了才走。

问:她是不是手头有点钱?

答:你看她那个屋,能有钱吗?一天就吃一个盒饭。

问:她都这么大岁数了,能有生意吗?

答:有。她是城里人,跟我们不一样。她是个好人。真是好人。骗你我都不是人。

问:那怎么个好法?

答:我说不上来。反正她是我人……

问:今天就到这里。想起什么你再跟我们联系。